

挑战与机遇并存：图书馆人谈编目工作



5月31日至6月2日，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在江苏南京召开，其会议主题为“变革时代的文献编目”。本次研讨会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承办，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南京图书馆和《图书馆报》协办。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马宁，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顾霖，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文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大会。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献编目领域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12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编目工作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王松林（中国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教授）

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随着信息资源普遍可获得性的程度提高在不断下降。但就像上世纪40年代末，收音机、电影和电视曾作为当时的“高新技术”对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图书馆造成巨大挑战一样，以上种种数字化和网络化，也不会挑战到图书馆于死地的地步。而可能置于死地的倒是图书馆内部的某些机构或人员，如图书馆的编目部和参考咨询人员。目前在我国，这一点尤为明显。

编目工作面临的挑战

分类编目历来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今天的国际文献联合会，1895年创建时的名称为“国际书目协会”；而1929年改为现名的国际图联，1927年成立时的原名是“国际图书馆与目录委员会”。

我国图书馆编目工作所受的挑战，我认为现阶段主要来自于编目业务的外包，但今后还将来自于电子在版编目等的出现。

第一，编目业务外包。源于企业的业务外包，是指企业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能使

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并能为客户提供独到的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业务上，将企业内部那些无法胜任、经济效益低或不占优势的业务剥离出去，并让外部专业厂商承包经营的模式。

第二，电子在版编目与中文图书标识。根据原始文献的输入方式，编目专家系统可以分成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将普通纸质文献（主要是文献题名页）通过阅读装置输入系统，一是与电子出版系统相连接，文献直接以电子形式输入系统。

相比较而言，在网络环境下，直接与电子出版系统相连接的编目专家系统更易实现图书的自动编目。

编目人员的应对措施

图书馆职业在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人类知识有序化的工作，只是由于知识生产的批量化和工业化，缺乏必要的工具，在速度和深度上无法根据知识的内容进行整序，而只能根据载体形态进行组织加工；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

展将有可能借助语义技术和许多新的工具，使图书馆行业数千年积累起来的知识组织经验，在万维网时代发扬光大。

面对信息技术以及全文检索技术的迅速发展，Michael Gorman对书目控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如下三点建议：一是加强书目控制的地位。图书馆读者服务部门的馆员与编目馆员要相互了解和尊重。书目控制应成为图书馆学的核心课程，并以此来引导所有的图书馆员了解书目控制的架构与目的；二是提倡合作编目。倡导全球书目控制的理念，鼓励编目资源的全球共享；三是图书馆编目员的工作范围应扩展至电子资源。即对电子资源予以适当的分类与编目，也是图书馆馆员的任务。

除此之外，关于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一是可以参考本人去年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的《图书馆实体信息资源组织的两大发展路径》。二是可以参考2008年1月9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的《书目控制的未来报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我国联合编目工作现存的问题

□廖永霞 姚蓉（国家图书馆）

1997年10月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成立以来，各地区、各系统都在纷纷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合编目系统。但是，我国的联合编目工作特别是资源共建共享却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第一，管理体制问题。我国目前社会化的编目服务呈现“多中心”，现存的联合编目体系较为分散，分属文化、教育、科研等多系统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宏观调控薄弱，各系统间缺乏沟通与协作，基本上是以行政隶属领导关系为主体的体系，受行政约束。这种现状表明我国目前的联合编目工作仍局限在初

始化的、地域性的联合编目，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全国联合编目，更不用说共建共享了。

第二，编目标准化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诞生了一系列文献编目标准，如《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等等，但编目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仍然存在。

第三，服务类型单一，竞争力弱。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文献资源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但各联合编目中心由于力量分散，其发展滞后于图书馆业务格局的转变，

导致服务模式多局限于提供纸质文献的MARC数据，及少量音像资料、电子资源的编目数据，很少提供描述网络信息资源的DC数据。此外，近年来，图书供应商的随书提供编目服务群雄四起，以其编目速度快、成本低廉的优势，致使图书馆的原始编目工作日益萎缩，竞争优势不再。

第四，多种集成化编目系统共存，功能各异。由于各联合编目机构采用不同的集成化管理系统，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系统软件开发标准的统一、兼容的问题，使得编目系统的各项功能存在差异，通用性、适用性差。

图书馆编目工作面临着新环境的考验

□方微（吉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

作为传统的编目来讲，服务中的后台信息、数据提供、整序工作虽然也在尝试着做，但能否普及承担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你承担不起来，这工作就要由别的部门来做。编目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就只忙于对纸本文献整合，那它的生存空间就将渐行渐小。编目工作的作用也愈加淡化，它存在的意义也将越来越小。

随着网络检索工具的发展，搜索引擎的功能也在逐渐增强。如Google尝试着与图书馆合作，2005年5月开始了Google学术搜索的“图书馆链接计划”。加入这个计划后，读者在使用Google学术搜索时，如果查到的文献在本馆有馆藏，就会出现访问馆藏的链接。如果链接的是订购的电子资源，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原文；如果是印刷文献，点击后就可以进入馆藏目录系统。而且在这些网站上的书目信息很多做得确实有优于图书馆的地方。从这点上看，它就要比图书馆目录更加吸引读者，更实用。图书馆目录尽管做得很完美无缺，却无

法达到这些网站所做的地步。这些网站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图书馆目录的局限。显然，图书编目已经不再是图书馆的专利。这给编目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编目人员霎时间变得无足轻重了。

此外，图书馆采编工作外包，在国内外均势头看好。在国内，正在采取编目工作外包的工作模式。就编目工作而言，外包确实有它不可替代的优点：节约劳动力，降低成本；快速处理积压，提高工作效率。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编目数据不够标准，因此编目数据质量难以保证。二者比较起来，其长处远大于其短处，而短处也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事。所以编目外包几乎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编目工作外包了，编目部门就用不了那么多的工作人员了，很多图书馆开始对编目部减员。

在编目外包中，编目员要做的工作大多数是校对，他们数年学习和积累的经验少了用武之地，让编目员觉得丧失了以往的权威地位，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的心理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图书馆在缩减编目部，另一方面编目员又丧失了工作和进取的积极性，那么编目工作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

图书馆目录在图书馆闭架管理环境下是图书馆一切服务的基础。在图书馆开架管理的环境下，读者可以直接到架上浏览、选取图书，这种方法直观、直接、便捷，最受读者的欢迎。而图书馆目录正缺乏这三点，对此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少。图书馆目录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降低。

目前的编目工作对象大多限于纸本文献的浅揭示上，无法深入到文献的内容提要 and 评价；很多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也还整序有限，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编目工作对文献内容的揭示有两种，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而分类又由于它类号的抽象、线性排列和查找的烦琐令读者望而却步。那么，分类的作用也就只剩下排架了。但在开架条件下，细排架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文献分类的作用在图书馆流通服务中也逐渐地退化。

声音

□司莉（中国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知识组织系统(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简称KOS), 是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表达和有组织的阐述的各种语义工具(Semantic tools)的统称, 包括分类法、叙词表、语义网络、概念本体, 以及其他情报检索语言与标引语言(即: 知识组织的工具)。

□宋文（中国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书目控制的未来将是合作的、去中心化的、国际范围的、基于Web的。这一未来的实现将发生在与私营机构的合作、与图书馆用户的积极合作下。书目数据将从多个来源汇聚, 变化将快速出现, 书目控制将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

□王绍平（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RDA的编制与《国际编目原则声明》的起草同步展开, 在确定目录的职能、编目规则遵循的原则以至术语等方面, 双方保持密切的沟通。

□丁建勤（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本地化实时更新规范库的分立挂接模式的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日常修订和发布更新机读记录工作，支持实现本地化。第二，积极探索和构建编委会与标引部门的分级管理机制。第三，支持探讨基于MARCXML、“中分表”XML等格式的规范控制和书目服务工作，形成更为完善有利的服务环境。

□刘华梅（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SKOS能提供比资源描述框架RDF更精确的语义关系的约束，又不像本体语言OWL那样逻辑要求精确，具有简洁、通用、易扩展的特点，在促进传统知识组织系统在网络环境下的使用、实现词表的共享和互操作、支持语义检索、构建领域本体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林明（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MARC记录的各种检索点在形式上似乎平等，但国内外对主要款目的存废争议很大，如国内中文编目规则不采纳主要款目概念，AACR2在坚持主要款目的同时，也提出了交替标目。

但是，长期编目实践证明，从目录用户对目录功能的需求考虑，目录必须能够实现查找成套资源的功能，能够实现汇集“属于同一作品的全部资源”的目标，而不只是简单检索。